

利聞時刊

第一卷 第十期



一週間

上海經濟的現狀及展望

郭威剛

江南農村的善後

戈衍棣

自由思想論

集評

收復區經濟不可統制

袁叢

淪陷時的東北

朱振聲

龍蟠虎踞的石城

王鏞

去印度途中

張膽

豫陝道上

田蕪

平價談

劉延甫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蕭羣·石琪·沈寂

我不認識他了

丁麗雲

雜話

寫給內戰的發動者

漆業職員的呼聲

我們不告發過去但求懲罰現在

上海經濟的現狀及展望

崇威

一 物價昂騰的癥結

上海這遠東最大的商埠，中國第一大都市，現在又復成爲全國經濟的重心，雖然國內軍事局勢的抗掉不安，交通破壞阻塞復員不能迅速完成，各地經濟仍處於混亂隔絕狀態，但上海經濟的脈搏跳動，已反應到國內外每個角落，它是我們復員工作的測驗表，也是推動全國經濟機構的大軸輪，這個輪轉轉動得順利與否，影響着整個中國經濟的復興與建設工作。

目前上海經濟的主要特徵表現在物價的昂騰與生產之停頓兩大中心問題上，圍繞着這兩個核心，關聯及牽涉着許多重要的因素與現實問題，它們相互影響着構成上海經濟的複雜性與特殊性，故欲瞭解整個上海經濟之現狀，應先自物價問題報告列述：

日本投降後上海物價的劇跌繼續未滿一月，即以九月十二日何總司令禁止政府機關及銀行收受鈔幣之導因，開始狂跳起來，迨九月廿八日財部之鈔幣兌換比率一百對一的比率後，物價稍行僵伏，數日內，就直線的上漲，許多商品價格從鈔幣改爲法幣，並不按照規定比率折合，一跳就是幾倍，其高漲速度且日益加烈，估計二月餘來的物價，飛騰約四倍至十餘倍不等，茲將上海主要批發物價之變動列表如左：

上海主要物價變動表

品名	單位	十一月價		十二月價	
		九月價	最高價	九月價	最高價
赤梗金	兩	二萬六千	十一萬	八萬三千	十一萬
米	包	三千一百	一萬一五	一萬〇八五	一萬一五
麵粉	包	六百	三千六百	三千六百	三千六百
豆油	桶	一千二百	五千二百	五千	五千
豆蔻	包	四百五十	三千二百	三千二百	三千二百
人造絲	桶	四千四百五	二萬九千	三萬五千	三萬五千
人造絲	組	三萬九千	七五萬	六〇萬	七五萬
黃豆	桶	一千二百	五千二百	三千二百	三千二百
米	袋	四百五十	三千二百	三千二百	三千二百
花生油	桶	四千四百五	二萬九千	三萬五千	三萬五千
人造絲	組	三萬九千	七五萬	六〇萬	七五萬
絲綢	支	一千二百	二萬一千	二萬一千	二萬一千
紗	件	六萬五千	六〇萬	六萬五千	六〇萬
大英牌烟	箱	九萬五千	一三〇萬	九萬五千	一三〇萬
固本皂	箱	二千一百	一萬六千	二千一百	一萬六千
糖	磅	二千	一萬五千	二千	一萬五千
精鹽	袋	三千五百	一萬二五	三千五百	一萬二五
南干粒	奎	四千五百	三萬三千	四千五百	三萬三千

以上是批發物價一般零售物價的高漲程度更爲劇烈，茲將零售物價變動如左：

上海零售物價獎勵表

品名	單位	十九日價	廿一日價	十一月價
煤球	組	二八五	二、五六二	三、〇八二
樹柴	捆	三〇〇	二、五七一	二、六七九
鹽	斤	七	五五	五六
糖	斤	一〇八	九七五	八三二
尺	尺	一〇〇	五一〇	四八三

品名	單位	十三日價	廿一日價	十一月價
全祿紙烟	十支	八	七五	六〇
固本皂	塊	三一	一五〇	一四〇
麵	斤	一二	一二	一四
鮮	斤	一七	五〇	二四八
菜	斤	一一	七七	二九四
魚	條	一一	七七	七五

（註：九月十一日十三日物價以偽幣二百作法幣一元計算，當時法幣市價十一日一百七十元十二日超過二百廿元）

較十月份約四四〇倍，十一月份竟增達一·〇二二倍，中國職員十月份三三四倍，十一月份達七八五倍，西佐生活指數十月份三五五倍，十一月竟達九六六倍，物價上升趨勢直到十一月下旬，才因聯準券與法幣比率規定後華北金價折合低廉影響上海金價回跌為指，加以杏封物資解凍，進口貨具體等々而穩定與低落下。

二、解凍查封敵偽物資

物價這樣的昇騰，但一般民衆的收入並無如此激增，且因生產停頓，工商繁榮而失業之職工爲數達數十萬人，他們的收入以假幣爲標準，生活却以法幣爲單位，其困苦情形可知，物價再接再厲的上昇，不僅收復區民衆生活困難，即一般收入法幣者亦已受到莫大的威脅，加以工廠停頓，工潮生起，因之民怨較道，盜匪四起治安不寧，物價問題反映於現實，已引起了嚴重的政治影響，實爲上海收復後的最大危機，促成物價暴騰的因素很多最初的理由，是由於法幣對僞鈔的比率太高，沒有顧到物價水準，致上海物價在折合以後，與重慶相較低落三四倍，法幣購買力的增強使後方來人爭相搜購物資，然而上海所存物資經多年消耗及敵偽之擄取已極有限，而敵偽物資經接收後均倉封凍結於倉庫內，無法運用，生產方面則工廠停頓，各地交通阻塞，原料，燃料及重要物資均乏充分供給日益凋竭，政府官員支出之鉅額經費，後方人員及開軍在滬的耗費，使市上法幣，美鈔等籌碼劇增加，加以郵資及京滬運杭兩路車票十月一日起劇增九倍，外匯改定匯率流傳，重慶黃金掛牌等種種因素，反復地刺激着物價高漲起來，上海若干物件的價格，且已趕上物價，並不簡單地是一時一地的問題，它反映出了破碎的中國經濟現狀及通貨膨脹的危機。

民。因各機關不一，組織散漫，甚至你搶我奪、弊端百出，所有物資凍結庫中，既未能迅予合理運用，連總額若干亦無正確統計，直至宋院長來滬，決定設立全國性接收委員會上海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後，這種混亂情形方漸澄清，經過該局一月來的努力，已做到了二點：一、統一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各倉庫貯存物資均委託海關監驗，效果雖不能令人滿意但較過去各自為政時已有顯著進步，二、一部份物資已開始分配或平賣如布匹已由經濟部平賣二批共二萬疋，白糖委託海關拍賣四千餘包，白報紙亦分配售與各報館一批計三八〇萬其他工業原料如棉化、紙漿等已由經濟部陸續交各接辦敵產復工應用，查

封閉資解凍後是合理運用，目前雖尚係初步且其速度及運用方法亦有甚多疵議之處，但對緩和物資恐慌及抑平物價上已有若干良好影響。

三 工廠復工現況及其困難

日本投降後，上海的工廠差不多全部停頓了，敵偽的工廠等待接收民間的工廠缺乏動力原料，停工是容易，開工却困難了，它需要着交通運輸，原料燃煤管理組織諸部門的配合，大家雖高嚷着恢復生產，然而這些要素不具備與配合工廠仍舊復不了工，接辦的敵廠中紡織等復工得最快接收紗錠總數九十六萬三千枚中自十月中旬開工迄今，轉動紗錠已陸續增至二十萬枚，按一復工能力，年內達到五十萬枚是有把握的，這一方面由於紡織廠性質比較單純，接收到的機械相當完整，且敵廠儲留可用三四個月的原料，主持接辦人員中技術專家確容亦較充實，所以成績尚佳。

上海的民營紡織業，現約有一百萬左右紗錠，但開工者尚不足二十萬枚，最近蘇北原棉抵滬較多，美棉亦絡續來滬，惟廠方以市價與美棉定貨價相差甚鉅，尙抱觀望而無大量吸購之意，故年內不致大規模開工。

麵粉廠現有福新，阜豐，三興等六廠復工，日出約二萬餘袋，原料係由善後救濟總署供給之洋麥，產粉由該署支配，廠方代磨收取機工費用，自己並不生產。

上海紙荒嚴重，可是十餘家紙廠僅有五廠復工，其中四廠製造鈔票紙。

接收敵偽化工廠百餘家中，最近可有三四十家復工，而二百餘機械鐵工廠單位中復工者僅五廠，有二十廠在準備復工中，政府對這些工廠已將合格國營規模較大之十四廠，交由資源委員會接辦，尙有若干小廠，則擬出公開標售，第一批四十七家，包括：染綿，織綢，織造，機膠，皮革，鐵工等廠。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上海工業恢復生產的速率仍相當遲緩，主要的困難原因在於：

(一) 原料缺乏，敵偽物資之解凍及若干國外進口物品之遲延，雖已使原料獲得部分補充，但完全的解決，尙須待各地交通暢達及進口貿易旺盛之後。(二) 動力不裕，上海電力交通，工業所需燃煤，每月約十萬噸，數年來因運輸困難，供應素感不足，工廠因限制電力而停頓減工者居十之八九，若干小型工廠，則燃樹柴代煤，敵人投降後因運輸中斷，在煤源端，曾一度有停電之虞，後由美海軍供給柴油，與煤塊擋用發電，同時經濟部亦組織燃料督辦委員會，負責燃煤之疏通來源及保管分配工作，經英美協助和借船隻多艘，自秦皇島裝運燃料來滬，煤荒始漸緩和，今後如唐山至秦皇島間運輸暢通，每月運煤量當可增達七八萬噸，則上海燃料問題大致可獲解決，但目前工業用煤供給仍極艱難，民營工廠即以重價向黑市搜購亦不易購得，而目前煤價，更非生產事業所可負擔，影響各廠不能開工者甚大。(三) 勞資糾紛，因生活費用之激增，勞工所得工資不足維持生活，羣起爭議，輒以罷工要挾，已開工者，資方咸具戒心，不敢贸然復工。(四) 資金短缺，目前上海不論政府接辦或民營工廠，均感資金之缺乏，政府接辦者原料大都取自敵偽，所需修理費用及活動資金係向四聯辦事處墊借，今後大致將由出售敵偽物資及舊廠補給之，惟一般民營產業等措資金不易，實為生產前途之嚴重困難，即能獲得銀行貸款，亦僅限於短期，且上海利率高至一角五，二角，借得短期資金，負擔高利貸進行無確切營業把握之生產，孰願為？聞聞最近四聯辦事處已有鉅款貸於申新永安等紡織廠，及其他大規模之生產事業，總款達三十億元，甚盼當局能以此為契機，對收復區健全之民營工業，普遍予以通融資金之協助，金融當局對上海各商業銀行之整理工作尤應速予完成，俾在四聯領導下，有計劃地使民間金融機構扶助生產事業之發展。(五) 紐價尚未穩定，政府財政收支的不平衡，造成通貨繼續膨脹，外匯政策未確定，法幣價值亦不能平穩下來，一般工廠均苦於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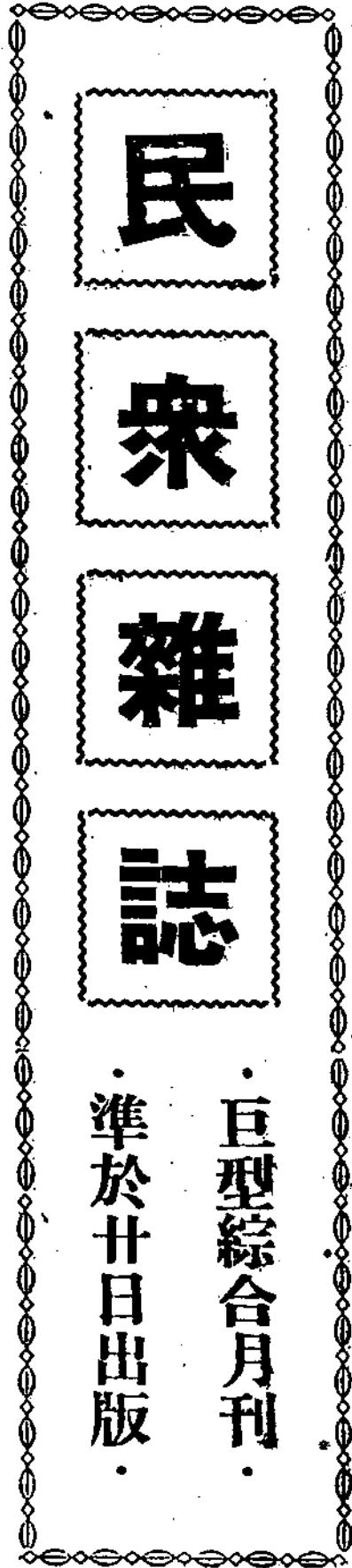
成本無法核計，成品市價難於捉摸，目前如以昂貴價格購進原料，製出產品後將來恐受進口洋貨影響反遭虧蝕，這種顧慮，現已部份見之事實，如最近機器品的狂跌，已使市價低於製造成本，工業界因此種種困難，雖準備復工，而實際開工者寥寥無幾，大部仍在觀望躊躇中。

四 上海經濟今後動向

抗戰勝利後大家盼望著國外貿易可以暢通了，八年來被戰爭摧殘奪取得支離破碎貧困虛弱的祖國，需要輸入鉅額的物資來救濟善後及復興建設，這個任務的一部份責任是由善後救濟總署擔任的，迄十一月底已有運輸船隻八艘抵滬，載運救濟物資六萬噸，其中大部為小麥，麵粉，車輛等，第一艘由美來華之商輪傑克遜勝利號及格蘭脫總統號亦先後抵滬，計有毛皮，汽油，棉花，奶粉，罐頭食品等，最近上海經營進出口貿易洋行已漸活躍起來，國外訂貨亦日益增多，照目前黑市外匯計算，美貨僅合上海市價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連日西藥，橡膠，五金等貨的慘跌即係受此影響，不過，因為外匯的限制，目前還只能利用一部份人手中的黑市外匯及美鈔，個別的接洽定貨，正式的國外貿易尚未開始發動，後方國人自辦經營國外貿易的商人現已有數家在滬活動，怎樣把它們的力量配合著中國戰後的經濟建設政策是政府應注意扶助的，將來我們的進出口貿易必須要握在自己人手中，不能再被洋行所壟斷操縱。

關於僞幣的收兌，前因兌換地點過少及每次五萬元限額過低，人民頗感不便，市上曾一度發生折差或拒收，現已經財部改變通融辦法放寬限額，普通商業銀行亦能收受，事實上法幣通貨激增的結果，僞幣已不再成為刺激物價的因素了。

一般的說，上海工商事業現在仍處於元氣未復，萎靡不振的狀態，社會經濟枯渴，民衆購買力低落，投機之風雖未戢止，但範圍已漸狹窄，最近華股市場已被當局解散，游資集中在黃金美鈔及物資上，但風波起伏，殊無獲利把握，自本月下旬以來，因聯鈔折合法幣率公佈，津金價低落，影響上海物價亦隨黃金而下降，加以敵偽資本解凍後之進入市場，外國訂貨價廉壓力，善後救濟物資抵滬日多，亦有拋售可能，故二月來直線上昇之物價已普遍下跌，因物價昇騰而日益嚴重之恐慌亦較為緩和，我們固然不願物價暴張，但亦不希望其劇跌，進口洋貨的價廉，固然使民們鬆一口氣，但對於拯救未復的民族工業，則是一個極大的危機，我們要避免洋貨傾銷浪濶，把我們僅剩的貧弱工業基礎鞏固，還需要政府健全的管理外匯政策，及積極扶助保護民族工業的措置，始能做到，只有在物價的穩定，生產之順利推進中，上海經濟始可獲健全的發展，這對於未來中國的復興建設事業有著重大的意義。



印度通訊
印度途中去

在七月初乘車回重慶，成路渝
上我到內地來共來去了五次，最快
的一天半可到，最慢的我竟化了十
天之久，走路也走到了，從來沒有
車子，走得如此慢的，但我竟碰到了
所以路上每一小站我都宿過，竟然
還有一天就露宿在車子上，那時正
怨得要命，但現在回想起來，倒覺
得頗有趣味，回到重慶後碰到唐議
堂從蘭州回來，和周有道在一起，
七月底乃乘機到昆明開始入伍，昆
明的街道和房屋有點像上海法租界
，南屏大戲院雖為後方之權威但黑
票之風任何地方無此處之盛，一百
五十元一張票，利害的可要判三百
元，惟吾輩航校學生可得優先權入
內先買，有時即買黑票，亦可較便
宜，約二百元即可購得，當局對於
此種事情亦不加以干涉，皆為美中
不足之處，有人說昆明為中國後方

唯一民主之堡壘，大約這也算是民主吧！昆明的水菓雖比不上成都，但有許多成都視為珍品的，昆明隨地皆是如香蕉菠蘿等熱帶產物，生梨石榴，成都亦不及昆明，惟奇怪者即昆明無西瓜，買水菓不論斤數亦不論磅數，而以十進位計算，好多錢一十，城西的大觀園，比法國公園似乎好而大，因其即在滇池邊上，有小船可以出租，遠望西山一片削壁，龍門即在其上，我們入伍期滿會去離昆明約八十公里之安寧溫泉遠足，地方極為幽靜，許多顯官達官的公館在焉，幾疑置身世外桃源，回來時順路登龍門，亦不失為勝境之一，尚有黑龍潭石林等則因時間不巧未能去一游，我們校址就在飛機場邊上，飛機起落頻繁，起機了，一會兒轟轟轟轟落地了，但過後也就習慣，伙食因為吃的是高粱，所以天天吃雞吃肉，實非其他兵種所能比擬，而伙食費又是隨着物價漲的，儘管物價漲得再高再快，而我們的伙食仍是照舊，科目是半天上操半天學科，學科有英文數理化通訊無線電戰術等等，十一月底入伍期滿，乃乘機飛過駝峯，許多人一上機就吐，吐到下機

一個小塊地，屬於阿薩姆省是印度最窮的一區，離雷多——新中印公路的起點，最近已作廢了——約二百英里，許多人去那裏觀光，但因爲時間來不及沒有去，在汀江住了十天乘火車到加爾各答，停留了三小時，也及去城裏溜溜，換上火車直向我們的目的地——騰江——開發，共計乘了一星期的火車方到校中，開始初級飛行，騰河位在印度，西北角的一個沙漠地帶上，熱天六七八月的平均溫度在一百卅度以上，冬天比昆明冷一點，冬天風沙特常光臨，冷天則絕無寒有，當風沙來時，雖還不敵飛沙走石，但在五步以外已不能辨別人形，房子內牆也刮得很好，一陣風沙過後，尤似久無人居住者然，弄得鼻中口中，判處是沙，牙齒相碰，竟芬芬作聲，好像用黑人牙膏一樣，時常還有捲風，高判几百尺，遠的看牠姍姍而來，但其面積還不大，在飛行的時候一躲就躲過，關於飛行，並不是困難的事，只要不緊張，手腳靈敏一點，不要太粗，觀察要清楚，還有一點就是虛心接受——忍耐性，許多人，就是忍

不住教官的責罵和處罰而灰心亂來一陣，而被停飛仍或淘汰的，可以說是最想不穿機笨人了，蘆河是印度的文化城，女的大都還漂亮，因爲雜種的關係，有的已和白種差不多了，那邊人也生得高大，在上海的阿三都是在那一省中挑選出來的，女的都留一條長辮拖到屁股，一塊長沙從頭包到脚，和風吹來飄飄欲仙，辮子一擺一擺另有趣味，單飛最有趣，一個人飛在空中，看看風景，做做科目，做得不好只有自己知道，不比和教官一起飛，做得差一點，就會聽嚴話，搖頭，拍飛機，使您立刻緊張起來，於是更糟，愈做愈不好，耐必較差的就橫字當頭，故意做出各種危險動作出來，而被淘汰，但單飛不小心就容易把手腳使粗，我就吃了這個虧，考試的時候被留了一期，期別在航校是傳統的上一期就是老大哥下一期是小弟弟，一期整一期，沒有強弱勢的，今年八月裏我們纔乘船來此重新開始入伍，我恐怕此信過重，不再多寫，因過重而收不到那才冤枉呢！

寄自美國

城石的據虎蟠龍

朱振聲

南京——稱金陵，又名石頭城，自仲謀孫權建都秣陵以來，六朝金粉，歷爲東晉宋齊梁陳周建都之處。

江南農村的善後

戈衍棣

都自下，成祖永樂遷都北京後，始改稱南京，與東京洛陽，西京長安，成爲中國千百年來的政治中心。太平天國之興，天王洪秀全廣封功臣，定都天京，前後亦逾十餘年。辛亥革命，民元總理復就臨時大總統於此。十六年北伐成功，劃特別市，遷都南京，明令定爲首都。而

不到江南的農村，不知道江南的美麗，不到江南的農村，不知道江南的富庶，不到江南的農村，也不知道今日江南殘破與紛擾。如果我們只就京滬沿線的城鎮看，江南在抗戰八年中，並沒有蒙受嚴重的損失，即使曾經蒙受，也早在敵偽的規劃下復員了，骨子裏不管怎樣，表面上至少是如此；因為在京滬沿線，沒有一個城市像柳州桂林乃至衡陽長沙這樣的殘破，接收時期雖然也難免有一時的紛亂，可是衆目睽睽下，中央及地方大員的督導下，不難漸入正軌，達成復員的要求。京滬兩側的農村，倒不是那末簡單，敵偽的破壞壓抑以後，權以新四軍的據有，真的有些地方是無員可復了。我們不能僅止看到了城市而不管鄉村，以中國農業社會說，沒有了鄉村，也就沒有了城市，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如果得不到安定，國家一定要紊亂的，另外還有一點應當特別提出的是復興農村比復興城市要容易的多，只要有人肯認的做就可以。城市的現代工廠不是呵氣可以產生的，即使補綴修理舊廠，也必須較大的資本和較久的時間，農村只要能做到安定，天時上沒有意外的水旱災難，一年的期間，就可以見功效，農民自己是需要吃飯的，要吃飯就得種田，這是用不到特別督導的事情，在工具及勞力方面都不會有多大的問題。而且農業是工業的基礎，就是為實現工業化，農業也得及早安排。農村善後問題的重要就在這裏。農村善後問題不解決，農民不能從事種植與生產，我們將要一切落空，農業國家如果要想吃洋米穿洋棉過活，是頂不名譽的事，聰明的當局，應當早些注意農村的善後。

，江南農村的善後工作，第一步須求得「安定」，安定農村首在整飭游雜部隊，剷清土匪，克剷不必要的特工，這三種工作是三位一體的，原本他們也是三位一體，兵、匪、特、互不分家，有其一必有其二，我們應用堂堂正正的行政陣容，剷除這一切的農村的敗類，則是天經地義而剷的，游雜部隊，保民不足，擾民有餘，也非加以整飭或編遣不可，至於特工人員在農村裏毫無必要，忠厚誠樸的農民值不得拿特工去對付，有點土匪，由國軍配合人民的力量就把他解決了，也用不到那末多餘的特工，克制特工活動，避免滋擾百姓，在天亮了以後，這是政府必得先做的一件事。

確保地方治安，須要培植地方武力，在地方武力沒建立以前，不妨藉重國軍，但地方政府爲了地方治安不能完全依靠國軍，國軍還有國軍的任務，如果一個縣需要駐一師人才能確保治安，說老實話我們也沒有一千多個師，也整不起一千多個師。地方政府應銳意建立地方武力，確保地方治安。

的中央日報上寫了一篇「江海咽喉的南通」。在南京先後住了四五天，那時唐孟瀟氏適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指揮鄭洞國、孫元良，宋希濂等不下十萬部隊，準備死守南京。我曾經有一次去拜子亭衛戍司令長官部走訪唐氏，由他的一位參謀長代表接見，表示南京最低限度可以堅守三個月，並先睹了他們「告死守南京將士書」，慷慨激昂，引楚項羽八千弟子，齊田橫五百義士諸歷出，一字一抑揚，一字一頓挫，的確盡了文字上匪敵的能事，那時南京無論是中山路，奇望街，鼓樓，大行宮許多熱鬧的市區，都是十掩柴扉九不開，行人寥落。挹江門正在堆置沙袋，鐵絲網等防禦工事，積極備戰。鐵道部，外交部，金陵郵局的大建築，雖然還是在斜陽映照裏巍巍矗立，但看了總有點黯然消魂之感。夫子廟本來是粉白黛綠，酣歌恆舞之場，此時亦驚鴻亂飛得無影無蹤，門可羅雀。食住的所在，祇有安樂酒店和善慶川菜館還在點綴市面，勉強擋持來接待主顧。南京刁斗森嚴，充滿了緊張，也充滿了黯淡。

語憲市都北南江大

，並且要善於運用保甲的力量，保甲不是擺着好看的空架子，也不是爲了便於擴派稅款的徵收機關，有了保甲要能運用保甲的組織力量，這樣保甲才不是白白的建立。

成司令長官，指揮鄭派國、孫元良、宋君濟等不下十萬部隊，準備死守南京。我曾經有一次去百子亭衛戍司令長官部走訪唐氏，由他的一位參謀員代表接見，表示南京最低限度可以堅守三個月，並先睹了他們「告死守南京將士書」，慷慨激昂，引楚項羽八千弟子，齊田橫五百義士諸歷史，一字一抑揚，一字一頓挫，的確盡了文字上悲歌的能事，那時南京無論是中山路，奇望街，鼓樓，大行宮許多熱鬧的市區，都是十掩柴扉九不開，行人寥落。挹江門正在堆置沙袋，鐵絲網等防禦工事，積極備戰。鐵道部，外交部，金碧輝煌的大建築，雖然還是在斜陽映照裏巍巍矗立，但看了總有點黯然消魂之感。夫子廟本來是粉白黛綠，酣歌恆舞之場，此時亦繁鶯亂飛得無影無蹤，門可羅雀。食住的所在，祇有安樂酒店和美麗川菜館還在點綴市面，勉強擋持着接待主顧，南京刁斗森嚴，充滿了緊張，也充滿了黯淡。

縣爲自治單位，辦理農村的善後，縣長人選最重要，老公事手，精於案牘，幹不了這個時期的縣長，現在的局面不是公事可以應付過去的。需要有熱情有魄力而有點非常的才幹的人纔可以幹得下去。從事過地下工作的人未必能以幹縣長，做特工的人更不能幹縣長，縣長是舞台上的鬚生，而縣城的縣長，應該做農村的縣長，今日江南的縣長，不是縣長，簡直都已經自己升了格，坐起縣城裏的市長來了，不，或許是降了格，坐起城市的區長或鎮長來了，他們沒有深入農村去做農村裏的縣長，他們天天與縣商會和城裏的幾個紳士周旋，談籌備經費的大事，農村怎樣，他們也或許關心，然而他們的足跡則很少到農村，農村甚至於有人不知道他們的縣長的尊姓大名，音容笑貌更不用說了，這樣淡淡的關係，實在不够，現階段農村中的恢復交通，嚴密保甲，增加生產及振興教育，都必須有一個安定的條件作前提，同時這些工作又都是安定社會的主要工作，交互影響着形成了整個的農村復員工作。爲了推動這些工作，縣長應當自己降格去做鄉長，深入鄉村，縣府裏留個主任祕書和幾個科員應付例行公事，做爲通訊聯絡的機構就足以夠，縣長將所有的縣政工作人員，編爲縣政工作大隊，依其工作性質組織，以各科長或主任科員作組長，由縣長率領下鄉，不受任何地方招待，逐鄉整理，隨時流動，一個鄉不就緒，不擺開這個鄉，一個保不就緒，不離開這個保，如果有較大的匪禍需要國軍協助時，再向上奏「請兵」，不然就儘可能的利用地方的武力，以不麻煩國軍爲原則，一則可以減少地方的供應，二則也可以同土匪打幾次硬仗，給老百姓看看。畏縮頭各鄉鎮，逐步整理就緒，那就是「萬家生佛」，生產方面不待督導，老百姓爲了自己吃飯是會盡力的，避居城裏，不敢下鄉，是不能建立政府的威信的。農村善後工作千頭萬緒，而以縣長人選得人與於耕耘的，即使種子肥料等問題一時得不到更好的解決，農村有一年安定生息，至少可以恢復舊觀

中國一切問題都是人的問題，江南善後問題的處理也是應當先從「人事」着手，一徒法不足以自行」這句古訓，我們是應當記取的，建國工作是堂堂正正堅堅實實的工作，該不談什麼戰術戰略了！肯多為老百姓做一點事，就是多為國家做一點事，殘破的江南農村，是東南精華，京畿重地，即使無員可復，我們也必須從頭做起，將他整理出一個規模來，做為全國的首善之地，使牠仍舊成為美麗的富庶的人民安居樂業的一個區域。我想政府對這個問題是不會忽視的。

論思想自由

謝幼偉

平價談

四

打了八年仗，「平價」兩個字不僅在大後方，即在淪陷過的地盤中都已聽慣，所以上海人吃过平價米，買過平價布，還吸過平價香烟，不過價錢好像並沒有平下去，因為後來發現物價是一直上漲，一直漲到現在的。

的東西很多，有平價布，平價糖，平價魚，平價肉……之類，種類繁多，不勝枚舉，據談頗有效果，而且是逐步抑低的。

平價而能够有效果，不能不令老百姓大吃一驚，另一方面，則彷彿「購買者未見蹣跚」云云，原因未明，祇知大公司售賣平價布時常提前，平賣糖抑住了黑市糖的跌勢云云。

平漢火柴廠據說有許多店家是這樣的：「肥皂有嗎？」——「今朝賣火柴！」

「肥兒有嗎？」
「今朝賣洋燭！」

「肥皂有嗎？」
「賣光哉！」

「幾時賣光格？」
「天天賣，賣仔三日哉！」

，這豈不是悲哀？但是否是有效果」？要等歇看，不過世界上沒有了戰爭，據說沒有平賈物價也會跌下去的。

依一種意義，思想必不自由，依另一意義，思想必自由，然此皆非一般人之所謂自由。一般人實指表達之思想，指已以言論表現之思想，指人可共知共見之思想。其所謂自由，則指不受他人干涉之自由，而非無因之自由。思想自由云者，實際乃言論自由之別名，或言論自由中之一事。無

現在的人民太不容易知足，所以開支票的時候還需要再多一點的考慮，假使中國確有廉潔政治，我以為許多坐在象牙之塔裏的人還需要多和大眾接近。

言論自由，即無思想自由。離開言論之思想，或無言論表達之思想，無自由與否之間題。此種思想乃專制帝王無法干涉之思想。專制帝王之干涉思想，乃干涉言論（或文學）表達之思想。不干涉言論，即不干涉思想。惟言論可限制思想，惟言論之束縛，乃思想之束縛。爭思想之解放，即爭言論之解放。此當為思想自由之真義。

思想自由實即言論自由，一般人以言論之受他人干涉為不自由之所在。此固為言論不自由之一種。政府之取締並此言論，使言論不能過份發表，多少為思想自由之障礙，一般人不談思想自由或言論自由，亦以解除此種障礙為主要。但此種障礙之解除，非即思想自由之完成也。吾人可謂思想自由以言論之不受非法干涉始，然吾人決不能謂思想自由以言論不受干涉終。蓋政府之干涉言論，僅為思想之有形束縛，而思想即無形束縛至多。所謂思想之無形束縛，最主要者實為思想之本身。思想之束縛十為西洋思想所束縛。不願為古人思想之奴隸者，轉而為西人思想之奴隸。此種思想解放，非真解放也。此之思想自由，非真自由也。思想自由必須有衝破思想自身束縛之能力。思想不當為某一思想系統所範圍。致低限度，不當永據其所範圍。在某一種限度內，思想須能超出某一固定流行之系統，然後能促成觀念之冒險，而創造新思想。故思想自由須以思想獨立為要件。思想不獨立，即思想非自由。

次則，思想之無形束縛思想之形式或思想之方法。亞里士德之形式邏輯當為人所詬病，即謂其以固定形式束縛思想也。實則，任何邏輯，任何方法，如視為不變其形式，視為獨創之形式，皆足以思辨思想，不僅亞氏邏輯而已。雖科學方法，過於固執時，亦足以束縛思想。永守某一方法而不變，此方法之本身，即可為思想前進之障礙。例如談新文化運動者攻擊我國科舉時代之八股文寫為思想之障礙。此誠無誤，然今日流行不合戰時需要之宣傳文字，又已造成一種不定形式成為一種新八股，如謂前一八股亦足以阻礙思想，後一八股亦足以阻礙思想也。即信仰唯物辯證法者之辯證法，又何嘗不成為思想界之障礙？思想永為一種方治所囿，則新觀念之冒險常不可能，英哲懷黑德爾觀念之冒險，即力圖在某一度內衝折方法限制之必要。可見欲求思想之自由，脫離思想形式或方法之束縛亦屬必要也。

末則，思想之無形束縛乃表達思想之工具，乃語言文字之本身，吾人均有此經驗，均有感覺語言文字不能表達其思想之經驗。語言文字之足以表達思想，古今哲人，均有所感，印度佛家早有語言阻文字障之說。我國禪宗之不立語言文字，尤為避免此種障礙之徹底者，此種障礙之完全避免，除如禪宗之方法外，常無可能，吾人自不能如禪宗之所為，以禪所為，在某一意義上實為思想之消滅，然吾人之於語言文字，即不能過於重視，敗於固執，固執語言文字之成規，常足以阻礙思想之進步，在某一度內思想當超出語言文字之限制，製造新字新辭以適合思想之要求，今日之新邏輯已有此趨勢，此亦思想自由之一要件也。

思想自由所當免除之束縛尚多，上述三點，特其主要者，此三種障礙不除，思想即不能完成其應負之使命——促使觀念冒險以求進步之使命，求思想之自由，決不能仰以言論之不受干涉為止境，政府威脅體之非法干涉，固當免除，然思想自由之使命即不能僅以此種免除而完成，今日談思想自由者，多不知此義，作者特略言之如此。（轉載漢口大剛報）

白日鬼

劉廷甫

鬼是在黑暗中才肯出現的，所以閻鬼總在夜裏的時候多。至於究竟夜是屬於鬼的世界呢？抑或是屬於夜的一種動物猛頭鷹之類的呢？直至今日，這個事實還未經人考證得清楚，我們只好不必深究了。

但無論如何，鬼是可怕的，至少，也是可厭的。因為這個世界本不要牠，而牠偏要鬼鬼祟祟，處心積慮地出來搗亂，無疑的牠是想用手段將別人的東西變為己有。

因此，如果有家在夜裏不幸而闖鬼的話，這一家人必然被牠擾亂得天翻地覆，坐立不安；並且如果這家又不幸而驅鬼乏術的話，那麼別無他法，唯一的希望就是盼「天亮」了。

可是等到天果真亮了之後，出乎意外的是事實告訴人依然有鬼在搗亂，豈非怪事！這家人在天亮了而猶見鬼，也許他們會想到自己是眼花了，但也許他們會懷疑到白日裏也不見得沒鬼。

大家在這時，自然不免惶惑，於是乎議論紛紛了。而究其實在呢？普通人對付鬼的技術，也就止於議論紛紛一端而已。

不，請你們且耐性等着，着急是不行的。現在不是天剛亮嗎？正在曉色迷離之下，又加闔過了整夜的鬼，自然這時望起來難免還是鬼影幢幢。再過一會兒，我想，太陽一出來，這些可恨可厭的鬼大約就可以銷聲匿跡了。

收復區經濟不可統制

淪陷時的東北

袁
鑑

政府在戰時爲了適應戰爭的需要來統制經濟，我們在原則上擁護，儘管在事實上統制政策並未成功；可是在戰事終止以後，政府依然不放棄統制，或特別在某一地方實施統制，則我們不能不提出反對。

十四年，在歷史的過程中，不啻白駒過隙，祇能佔着極簡短的一行，可是用三百六十五乘起來，這漫長的數字一天數一個該是多難把它數完啊！

然而，歷史畢竟是最真實而又是最客觀的，它絲毫不騙人；只要民族有團結力，敢說，敢做，敢罵，敢打，可詛咒的人和可詛咒的時代，畢竟有被消滅的一天！

退來政府在京滬兩埠的種種掠奪，雖然沒有實施統制政策的傾向，尤其是要統制京滬區的物價，其所持的理由，據我們推測，大約不外兩種：一在防止收復區的物價上漲，一在防止大後方的物價下跌；因為這樣一來，便可以便收復區和大後方的物價同趨於穩定。政府的辦法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京滬的市政當局已經在那裏開始擡價，同時輪送接收人員的回空船隻所運來的米鹽百貨紙類等貨物，主管當局已經加以封存，

不許其出售。由這些舉動看來，政府確定是在打算統制收復區的物價，預備把收復區與大後方的交易割斷，以維持雙方不同的物價水準。更簡，我們要鄭重指出這是一個非常要不得的錯誤政策，政府如果把近幾年來屢行屢敗的統制辦法搬到收復區，其結果不但不能使兩方面的經濟趨於穩定及恢復正常，反而要把兩方面的經濟攪亂，把當前的經濟恐慌的嚴重性加深，並把清算矛盾的時

瀋陽城就這樣先淪陷了，不出半年，匪賊們更長驥深入，連陷名城，終於一百餘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變了顏色，三千萬同胞都淪爲奴隸了，廣大的國土，甚麼時候再變成黃色呢，廣大的羣衆在甚麼時候再掛起國旗唱着國歌呢，沒有人說，也沒有人敢說，但每個人却握着拳頭去深刻地想；想，痛有那麼一天！

不管你怎樣想，是不能忘懷的。是前半篇所說的那樣，他們的統治政策可起來。幾天也說不完，等要拿筆來寫，更是氣憤填胸幾乎難以爲文，簡略一點說他們的統制方策可分三種，第一是奴化愚民，第二是經濟剝削，第三是以夷制夷。

第一，統制政策妨礙經濟的自我適應。現代的經濟組織，本有一種自我的調節作用。在任何重大的擾亂之後，總可以透過市場的作用，即經過價格的波動與市場的淘汰作用，而恢復到一個新的均衡點，這個新的均衡一旦恢復，則整個

以控制，即使應該跌落的價格以人力阻止其上漲，則一般成成本高效率來的小的生產便可以不受淘汰，而小要較大的地方流向需要較小的生

民國廿三年，實施一次大檢舉，被害數百人大半都是教育界的，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來一次檢舉，這次的規模龐大而廣汎，有學生，有公務員，有平民，有高級官吏，死的人數總達數千，就在這樣壓迫之下，學生做文投筆就是「……我日滿兩國……」，老百姓們祇知道會日本話能少受些罪，說一個「中國」就會抓去處刑。報紙上除了「赫赫戰果」，就是「興亞大業」至於第二項的經濟剝削，主要在農工方面，由於普遍的統制經濟的結果，人民的食糧全歸國有，一般的工

產部門流向需要較大的生產部門。這樣一來，把經濟本身的一種自動的調節作用窒息，使新的均衡遲遲不能建立；經濟的均衡不能建立，則整個的經濟必永遠在動盪不定之中，結果公私事業均無從着手。所以現在在收復區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等於把一個整體的國民經濟割裂為兩段，並阻止其恢復常態。

第二，統制政策並不能保持差別的物價水準

• 政府要在收復區統制物價，其目的當然不外要維持兩種不同的物價水準，使收復區的物價不致上漲，使大後方的物價不致下跌，殊不知這完全是一種不可能的企圖，因為在收復區與後方已經溝通，而交通狀況且日在恢復改善之中，在平時

間與中國之間，雖有不同的貨幣制度，有高額的關稅壁壘，如何能以政府的一紙命令，來維持兩種高低懸殊的物價標準，故統制的結果，只有把正當的經濟活動轉為地下工作，使一般點贊之徒以種種不正當手段謀取利潤；雙方不平等的物價水平還是要拉平，可是經濟恢復均衡的時間因此延長。延長經濟恢復的時間，則當前的經濟恐慌必然要更嚴重，工商業所受的打擊亦必然更深刻。

第三，統制政策的本身失敗。統制政策應當不應當實施是一個問題，能不能實施又是一個問題。因為統制物價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經濟與政治一個聯合行動，故統制政策的成敗，實直接與行政效率有關。我們勿庸諱言，目前的政治結構為一種徹頭徹尾的官僚主義所支配，不僅行政效率低到極點，而貪污事件又是層出不窮，在這樣的一種行政機構之內，那裏還能談

業全改為戰時軍需生產工業，商業更是門謫設而無貨了，偽滿全面經濟統制政策的實施是廿八年，從那以後，人民的經濟生活再得不到舒適，中國人能種大米，但是不許吃大米，中國有的是高粱，但是喝不着高粱酒，中國人有的是雜糧，但是領到手裏的是美其名曰興亞粉的豆餅面，一個個面黃肌瘦，憔悴如柴，整天整夜，在奔走衣食，而我們的富源，我們的血肉，却在不斷地為敵人做了侵略我們祖國的砲彈。

至於第三種以夷制夷的方案，敵寇用得格外巧妙，他利用中國同胞當時做爪牙，把殺人害命的罪過完全都寫在他們的賬上，結果，做奸逆的為敵人効命，無微不至，而同胞大眾却把他們恨入骨髓，就在這樣互相攻訐仇視之下，日本人得意洋洋地發着狰狞的笑，笑那中國人的血都流在中國人自己的手裏了。

然而，敵人雖然用盡了方法挑撥離間愚弄高麗，可是三千萬民眾的心仍然沒有死，他們很堅決地相信祖國會有復蘇之日，更堅信東北的錦織河山早晚有一天會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民國卅一年五月，汪氏訪偽滿時，各地一致掛起青天白日旗，在當時掛旗的意義和動機雖然無足稱述，而三千萬

民衆却已歡喜欲狂，因為他們見到了闢別十年的祖國的顏色；

還記得民國卅年元旦時，筆者正住在長春的一個小旅館裏，在森寒的北國的冬夜，大家披着衣服，把棉被蒙在收音機上，悄悄地撥着由祖國抗戰陪都播來的佳音，是領袖的一篇演講，由播音員代讀，第一句便是「今天東北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亡已經十年了……」大家流着感激的眼淚，興奮得不能自已，一直到天明，翌日私相語人，我們聽到委員長的講演了，朋友們頓足後悔沒有同

來收聽，在那種四面楚雲的環境裏，能收聽被禁止的音波，已經是萬難了。

最令人痛心的是日寇摧殘青年和販毒滅我同胞，等到今天來寫此文時，筆者得見日寇們在東北的遭受，真是感慨萬分，假如勝利的號角傳到殉難的先烈的墳穴去，成仁的同志們，豈不該跳起來歡欣嗎？

(寄自長春)

統制，月是在大後方住過的人們那一個不對統制感嘆頭痛，事實勝於雄辯，這幾年來月是政府所統治過的專業，那一件不是一團糟？統制物價而統治過的專業，那一件不是一團糟？統制物價而物價飛漲，統制生產而生產低落，統制商業而商業凋弊，統制愈澈底，情形亦愈嚴重，除了為一到收復區，則不僅對收復區的經濟是一個重大的擾亂，對於整個的國家經濟亦將發生惡劣的影響。為了使前後方的物價迅速趨於穩定，為了使現在我們的經濟迅速恢復均衡，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不必要而且又不可能的統制政策。(轉載

豫 陝 道 上

張 膽

豫陝的交通，在今天是唯一的一條陸上的復員要道，他是收復區與大後方的橋樑，尤其是大西北與華北的橋樑。自抗戰勝利以來，這條路上是車水馬龍，行人絡繹不絕。這由於重慶通往收復區的船隻或飛機異常缺乏，且一時不易買到票子的緣故。因此許多人都從重慶一帶乘汽車趕到寶鶴，然後由寶鶴乘蘭海路火車到西安，再繼續向東，經過洛陽，鄭州，開封，往南北交通的焦點徐州進發，到了徐州以後，南北的客人就從此分手。

當這批旅客在未出發以前，他們最注意的是每天報紙上批露的交通復員的新聞，希望得到確實的消息，就可以早日還鄉，團圓敘舊，暢談別後八年流離的苦痛。這種思鄉病不僅中國人如此，即外國人亦多如此。誰不想早點見見離別多年的父母兄弟？誰不盼望看看破碎的田園家鄉？但是他們在報紙上所能看到的消息，祇是由幾個好大喜功的專員之類的人物發出來的一些不真實的消息。因此多少旅客在中途受到痛苦，甚致有些旅客在半途將衣物吃盡當光陰爲乞丐！

記者最近從西北歸來，道經豫陝，茲將途中所見所聞寫出來，以供讀者。

西安——人口集散的中心

西安在今天是北方人口集散的中心地，它既掌握着北蘭海路的要津，又是西蘭公路的終點，每天由火車從寶鶴載來的客人，在五千以上，由蘭州乘汽車來的客人也有數百人。他們都以西安做第一個休息站。因此，勝利以後的西安人口驟增數倍。西安大街小巷，上中下三等的旅社，無一處不是擠滿了人。

西安的物價除新疆以外，它是全國物價最高的地方，物價之所以高，在表面上看起來彷彿是人口增多消耗率加大而引起的，其實這不過是一小

部份的理由。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各地方的商人在這裏拋出法幣爭購物資所影響的。從此可見，西安在西北這個地區裏，它是貿易的中心，在八年抗戰中，它又是西北最大的私貨轉運站。

但是這種粉飾太平的繁榮，決不能作爲經濟繁榮的根據，更不能掩飾藏在繁榮背後的許多荒涼與無聊。

因為物價與生活水準是成反比例的，物價愈高，人民生活水準愈低，苦病愈大。所以西安的老百姓一直過着艱難痛苦的生活。

前面已經說過，西安既是人口集散的中心，爲什麼人口祇有增加不見減少呢？原因是從西安往東的路程日漸艱苦的緣故，所以許多旅客在此地裹足不前了。

洛陽道上馬蹄忙

西安向東的火車底通文底鐵，旅客們不知不覺的出了蘭海路上河南的省界。文底鎮到洛陽的鐵路在豫南戰爭中被壞了，現在祇有沿着黃河的一條大道可走，這條大道政府在勝利以後非常重視，曾派專員督察，化了上千萬的法幣輸工修理成的。化了這麼多的工程和金錢所修成的是怎樣一條公路呢？祇不過是給原來的牛車道和鐵路路基的一部份混合起來用泥土平了一平。這條新公路既無堅固的路基，又無敷路面的石子。因此不到半個月，這條新路就變成了凹凸不平的陷井，「晴天三尺土，陰天懶塘泥」。還有一個特點，這條公路全線沒有一座橋樑，車輛往來全從水裏行走。

交通部早早就宣佈了從西安到洛陽有汽車聯絡，其實所謂聯絡也，祇不過是收容了幾輛破爛車和一部份輪汽開的汽車，在那裏私賣車票而已。

向東的旅客像黃河裏的水一樣在流著，汽車票既貴且不易買到，有些

旅客就改乘腳輪大車，架子車。行李簡單的就騎馬騎驥。窮苦一點的就走路。這些交通工具並沒有經過政府的組織，而是老百姓自己看準了需要，但心裏到底是甜蜜的，雖吃點苦還是高興。

這些交通工具並沒有經過政府的組織，而是老百姓自己看準了需要，做一批投機生意。因此車資天天在漲，開着賤討價。這種無政府狀況維持到何日？到那一天才能改善？

文底鎮到洛陽的距離祇四百八十多華里，汽車一天半可到，腳輪車五天可到。由於途中多山，村鎮稀少，食宿有時候極困難。

記者最注意的是豫南之戰的遺跡，但沿途除了看到自己撤退時破壞了的橋樑橫七豎八的躺在河床上以外，簡直找不到一點什麼別的與未發生戰爭的地區有什麼不同之點。而且其中尚有一兩座橋樑未經破壞，還足以證明當時撤退時候的倉皇失錯。然而旅客們在談論中不但不譴責那些執行破壞而不澈底的人，相反的贊美他們替國家保留下了一批財產。這因為一座橋樑在今天要修復起來，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據有經驗的人談，欲修復這條路的交通，非一兩年不可。

鄭州成了兵站

洛陽是陸軍總部指令的臨海北段敵人的集中地，因此西宮駐滿了日軍，當記者經過洛陽的時候，他們正在集中，尚未辦理受降的手續，但秩序異常井然。當記者走訪集中營的時候，某日本負責人很有禮貌的接待，並對中國的寬厚深表感激，但有一點，他說得很有趣：

「貴國供應站發給我們的食物，寫明了重量。但是經我們分配後，總差十分之二三。這一點我們非常抱歉，日本人實在愚蠢得很。」

洛陽到鄭州間的交通，由於黑水關的橋樑破壞了暫時不能通車。因此記者交涉乘日本軍用車前往。早晨九時出發，中午即到。沿途可以見到載滿物資的日本卡車向洛陽集中。

過黑水關後還是沒有車輛，這鄭州的祇有一條窄軌的日本輕便鐵道，每天有用汽車改做的車頭拉著三五節車皮往返運貨。旅客們就借他們放空的回程車趕往鄭州。起初人少，日本人亦不拒絕，後來行人日多，他們也

覺得麻煩了，於是向旅客收點錢作為零用。這種小火車走在輕便鐵道的臨時橋樑上，搖搖欲墮，每一個旅客都在戰戰兢兢提心吊胆的。途中當然更談不到秩序。

現在的鄭州，今非昔比！由於敵人數次的破壞與勝利前夕美空軍的轟炸，車站附近也已成一塊焦土，市面蕭條，人心彷徨。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重鎮，現在變成了四路不通的死城了。平漢路南通信陽，北通平鄉，臨海路西通李莊，東到中牟。政府為了欲早日打通東南西北的交通線，在鄭州駐紮了一批相當大的軍力，因此，鄭州充滿了火藥氣味。假使有什麼軍事行動的話，鄭州當然的是華中區軍事的總指揮。

開封是政治的中心

從鄭州到開封沿着臨海路向南，必定要經過新黃河區域，由於黃河的改道，沿臨海路切成了兩段。今日從鄭州開出的車輛祇抵中牟縣車站，下午車後旅客行十幾里到黃河邊乘船渡河。

黃河的改道原是中央防止敵人的一種軍事措施，這種聰明的措施故然相當的延遲了敵人向前推進，但由於黃水的泛濫，河南老百姓所受的損失，簡直無從估計。就拿中牟一縣來說，今天祇可以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辭了，它的區域，一大半被黃水吞噬了，再過不久，連整個的縣城也會被衝沒的。

旅客過了黃河以後，再行六十里才有火車，途中鐵軌雖仍照舊躺在枕木上，而橋樑和路基已被黃河之水衝壞，道傍時有空車皮和車頭倒在田裏，迄今尚未有人修理。

勝利以後，河南省府遷到開封，開封的市面日漸復興。此地淪陷已久，一切建設漸上軌道。但「復員不是復原」，要如何重建河南，這個責任相當重大，想聰明的當局定有具體的方針吧？

對於目前的「內戰」對河南會有如何的影響，據記者推測，衝突的焦點可能是在平漢線的平鄉以北，隴海線當在開封以東。萬一衝突，地方人民又淪入浩劫的悲慘命運。因此河南的老百姓與全國各地的老百姓一樣，他們反對內戰，要求政治治商解決；更希望那遙遠的民主政治早日實現。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蕭羣·石琪·沈寂

假如你放眼看世界，到處在紊亂，到處在不安，戰爭的威脅剛剛解除，但又有一層新的陰影在追襲上來了。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有一番新的覺悟，他們要自由，他們要獨立，因為他們是人，所以他們有權要求人類應享的權利。

殖民地的烽煙像燎原之火迅速地蔓延開來，它又像一股洪流，一洩千里，沒人能阻擋，沒人能消滅。

南洋是個富庶的地方，那裏有米，有橡膠，有糖，有水果，數不完的珍寶，數不完的蘊藏。

但多少年來，他們被壓抑着，他們有無盡的財富，但那不是屬於他們的，這結果，統治者一年年變得肥胖起來，而土人却越來越餓癟下去了。請看看他們從前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一條白種人的狗會比一個土人受着更好的待遇，在電影院，他們的座位永遠是最低級的，很多場所裏他們是被禁止進去的，他們的職位永遠是官府的下級官吏，警察，再不然是苦力，是酒吧間的僕役，統治者說一句話，他們不敢回半個不字，他們受教育要受限制，他們在機關裏所領得的年俸或者不及統治者一日所得的。他們生活在自己國度裏，那上面却掛着別人的國旗。

土人過着比奴隸更不如的日子，他們成年被打被羞辱，多少人因耐不住嚴刑而死亡，多少人失了蹤，記憶裏悲慘的故事日積月累，他們等

待着機會，有一天，他們會挺起腰桿算一算總賬。殖民地的統治者誇耀着自己文明的成績，他們向世界宣佈，他們造了一座世界上最新的橋樑，他們造了多少里鐵路，他們又開墾了多少畝荒田，但他們却沒想着，他們偉大的成就是建築在多少人屍體及鮮血上的。隨後戰爭蔓延到這個角落裏，舊有的統治者被逐出了，換了一批新的，照舊剝削、壓搾。

做奴隸的似乎該一輩子註定做奴隸。但不可否認的，這是一個機會，如果他們好好抓住着它，他們為自己的生活弄得好點，否則他們却永遠祇好在強暴的壓力下苟活着。

有一些「人」的覺悟開始從他們心底萌芽出來，為什麼那批統治者會過得那麼好？而為什麼自己永遠被踐踏被輕蔑？為什麼自己土地上的產業要為別人掠奪？搶劫？為什麼自己要受別人統治？

為什麼？這一切都是爲什麼？

別人是人，而自己也是人，人與人之間爲什麼會有如此差異與不平等？

這種新的感覺在每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腦筋裏浮蕩着，它慢慢發酵，堅固，最後終於成為一枚堅強的勢力。

舊有的統治者感到這勢力的滋長，於是不得不想法來攏絡，來圈引，真可笑有一度他們自身尚且岌岌可危，有的坐守三島，有的在別人

的土地上勉強成立一個臨時政府，但雖然在那種情形下，也還戀戀不忘於殖民地利益，成天擔心着惟恐別人奪了去。

既然鞭長莫及，舊有的統治者祇好作些漂亮的謠言，他們發誓，一等到戰爭結束，他們一定會讓所有殖民地獨立，他們並且保證一定用最大的力量來扶持。

他們成天開會，起草，發表宣言。

他們都擁護大西洋憲章。

他們並且異口同聲的承認，人與人之間應當絕對平等，每個民族都有獨立自主的權。

他們還說世界上不應再有種族之歧視，為着世界和平前途他們甯肯放棄種種既得的利益。

同時在另一方面，他們又繼續宣傳，促使土人協力戰爭。因為這是神聖的，同時又是爭取獨立自由自衛的戰爭。

多少士人是相繼被送到前線去了，他們永遠屹立在第一線，浴血苦鬥，在世界的戰史上寫下最光榮的一頁。

殖民地的人們明知道這戰爭與他們無益的，然而仍舊接受了這艱鉅的工作，他們希冀在戰爭勝利以後，他們會得到較為理想的生活，他們也相信列強在勝利後會實踐他們的諾言。

成千萬的士人在戰場上流下最後一滴血，成千萬土人的家國化成了廢墟，他們為什麼要如此

犧牲？祇有一個願望，在戰後他們會獲得他們應該的報償，爲着子孫，爲着整個民族的前途。

殖民地的舊有統治者實在太聰明了，他們在危難時鼓起如簧之舌叫別人爲他們拚性命，流血，但戰爭終了，他們什麼都忘記了，他們什麼不提，裝聾裝啞，好像從前他們壓根兒就什麼沒說過似的。

舊有的統治者準備回返殖民地，他們訂出了各種復員計劃「一切照舊」這就是他們戰後方針

大西洋憲章他們忘了。

舊金山的起草案也忘了。

。他們再不提民族獨立自主的話，如果有人問起他們從前作過的諾言，那是從前的事，從前環境不同，現在當然不能並顧而論。

他們是殖民地的舊主人，他們應該回到原來

的地方，土人，什麼？他們本就是奴隸的麼？他們應該做下去，而且一直剝永遠。理由當然很多，醫妨土人的智識文明不够，他們應該被保護，這義務似乎是義不容辭的，而且土人在日偽的統治下受過了毒化思想，他們應當重受一番改造，教育。一句話，主人應該是主人，而奴隸也應該是奴隸。

在戰爭剛結束的當兒，土人最先興奮一陣，以爲這一來翻身的日子畢竟來臨了，奴隸的韻枷也終於取銷了。

他們自己開始組織政府，政黨，列強曾經允諾過他們，在戰爭中他們也會經盡過最大的力量，他們這種作爲是既合法又合理的。

但列強們馬上來一道照會：「一切照舊」，否則他們要用武力干涉了。

殖民地的人們起初是迷惑，最後終於不解，到底多遠啊？然而爲什麼他們再也不提起呢？

，又是大炮的，於是那些殺人的犀利武器從前對付敵人的現在却朝殖民地的土地上逼過來了。

列強又想了一套僞善的託辭，他們指斥革命黨是強盜，是叛黨，因爲他們從前曾與日人勾結過，爲着徹底消滅法西斯的殘餘，所以他們一定要用最強硬的手段來應付。

過去的話一切都成了紙上談兵，土人是殘暴

，所以應當被奴役，被踐踏。

他們英勇對抗敵人的事跡給忘記了，因爲在列強看來，這是他們的責任，誰個奴隸不幫着主子的？

於是兇猛的大炮響起來了。

富沃的土地變成戰場，多少城市變成了廢墟，又有多少生命在砲彈下成了犧牲品。
遍地是烽煙，遍地是血腥。

如果真能用武器恐嚇一陣就能收效的話，那個也是頂合算的，但殖民地的人們有了一點堅強的意志，他們要鬥爭，一直到最後。

你們列強也許有飛機大炮，但土人有不屈不

撓的鬥志，無數的心靈結成鋼鐵的堡壘，他們不會放手，爲着自己同時也爲着一個理想，他們要抵抗，而且要頑強的抵抗。

他們發誓：「不自由，毋寧死」！

在全世界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將成爲有力的支援。從今天起，他們才覺得做「人」的意義，「人」的生活應當是自由的，他們不願壓迫別人，但他們也不願受人壓迫。於是殖民地爲爭

取獨立自由的鬥爭廣泛地開展起來，在荷印，在安南，在馬來，在印度……

寄語殖民地的統治者，這是劃時代的一次轉變，在這新的潮流趨勢中，你們應當好好考慮一番了，你們如果仍舊以爲做憑武力就能征服一切的話，你們將犯下滔天的錯誤，最後恐仍將自食其果。

被壓迫的人們是不會屈服的，因爲他們明瞭

他們在這世界上所處的地位，他們不再是奴隸，他們要做「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民衆周刊

第九期要目

論工潮運動與失業救濟

關於政治協商會議

現代陸軍軍事教育
反對內戰

查明內戰的責任

國民大會應如何召開

民主的堡壘

物價會跌下去嗎

秋深昆明城

大後方的學生

一頁 悅痛的我不認識他了

丁麗雲

這是冬天，北國罩在風雪中。我燃起了點黃的燭光，背著昏沉在床上的病人，偷偷的揭開我這慘痛的一頁。

先生，我聽見過人說：「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翻開我們的帳簿，我們究竟有多少血債記載着呢？我請你看一看睡在床上的那個病人，他是我的丈夫，他的名字叫做史健行，曾經是一個英明俊偉的年青漢子，但現在他睡在床上，由於勝利到現在，山冒著熱汗的盛暑，到這冰天雪地的季節，他歸家已經三個多月了，他就這樣睡在牀上，他已經不認識我，我呢？也只能在那歪斜的面龐中仔細的去搜尋一點熟悉的記認，在那一天，我細心的找尋出這一點記認，我認清我丈夫的面孔，汨汨的熱淚是忍不住的奪眶而出呵！

先生，別人都說「血債是要用血來償還的」，是真的嗎？請你看看那睡在牀上的人吧，他就是我親愛的丈夫呵，天，他們把他作踐成什麼樣子了。也唯有在這樣靜靜的冬夜裏才容易勾引起我這深沉的悲痛，因為那一天也是這麼樣的一個冬夜，就在這間房中，讓風雪在外面號，我們都睡着了。

先生請允許我紅着臉向你說一句話吧！唯有在北國的冬夜，你才更懂得家庭的溫暖，我正在夢中，這夢補償了我們一天的辛勞。

但我被驚醒了，好像有一聲豆響由房上跌下

來，以後院中寂寥着，像有許多人在院中移動，淪陷後，隨着丈夫幾年流離的生活，我獲得過許多苦難的經驗，我明白這是什麼……

我悄悄的推醒我的丈夫，他側着耳朵仔細的聽了一回，然後用手緊握着我的手掌，我感到一股冷流傳送過來，陰暗中我還看得出他那失了血色的臉，他鎮靜着喉嚨和我說：

「沒有事不要怕！」

現在我明白了，那時他已經決定去接受那慘怖的命運。

薄木板釘成的門隨着一陣巨響倒下來，一陣飛舞着的碎木片挾着寒風，黑暗中擁進一夥人來。

我看見，再黑暗些我也看見那些粗暴，那些粗暴的舉動我已經看見得太多，不過幾度的輪轉使我們身受了而已。

那些人野獸般的吼叫着，手裏的電筒四處亂射，屋裏的書籍衣物到處亂飛，另外一隻電筒迅速的逼住我和我的丈夫。

我已經不懂什麼叫做害怕，好像一切都是由於天災，我本在那裏，看着他們把我的丈夫由暖熱的被窩中拖出來，披上衣服，哄攘出去。

在黑暗中祇留下我一個，躺在寒風吹襲的屋

中，裹着寒冷空虛的被衾。許久許久我才像有什么東西激刺一下似的覺悟起來，我明白這是怎樣的一件事了。

搖頭說：

「太軍，我來看我的丈夫……」

一隻預備好的信封夾在接見簿裏。

「他叫做史健行。」

那叫做「太軍」的漢子把簿子翻了半天，搖

我淌着淚在寒風中爬下床，這一夜我奔馳在風和雪的街道上，街道上是那麼寂而冷，我尋找些什麼呢？

從這天起，每天我奔馳在親友的家中，四處的託人探聽，爲了我親愛的丈夫，我會向漢奸們屈膝，那些頗頗事敵的爪牙們陪笑臉，這裏，我也會敷衍的得到親熱的同志們同情的握手，但我終未得到丈夫的消息，就好像在這茫茫的人海中，他已經沉沒了。

我怎麼能死心呢？他是我的丈夫呀！不久有一個在敵人機關做翻譯傢伙來說，他可以到憲兵隊去查詢，不過事情很困難，我自然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我把結婚時丈夫送給我的金雞心項鍊賣出去，他回來說：

「關在陸軍監獄裏！」

以後便完了，我也不曉得陸軍監獄在那裏，也不曉得他因爲什麼罪名入獄。但我不能便休息了，我們倆是在苦難中的結合，我要援救他，如果他死了。我該爲他復仇！

在這凍地的深冬裏，我跋涉到郊外數十里的山莊去，那裏住着我丈夫的同志，這條路很難走，白天有敵人的哨崗，密探，特務……必須要在夜間，冒着寒風，踏着坎坷不平冷硬的土塊。

這樣一次兩次的奔波着，蒙熱情的朋友們幫助，終與我們又用錢敲開了牢獄的大門，他們教給我管敵人叫「太軍」：

「太軍，我來看我的丈夫……」

「不在這裏！」

我又撞在牆壁上，讓那牢獄的鐵門把我深深

的關在外面，我彷彿聽見丈夫在裏面受苦號叫。

每天每一天都是在痛苦中打發過去，每一天都是那麼沉寂，好容易尋到他的蹤跡，他逃走了。

最後來了一位善意的朋友，他最先勸我莫過度傷心，損壞了自己的身體，然後極為難的把他

在北平日本大使館中探聽來的消息告訴我：

「據他們說健行已經被派遣到延安做地下工作去了。」

我們兩人沉默的坐在屋中，許多許多情慮在沉默中，「到底延安去了」是什麼意思呢？敵人有

在延安控制他們地下工作人的能力嗎？這種秘密的事為什麼能傳出來呢？……

我不能使著意的朋友失望，我謝謝他，再一次把自己付給悲苦。

我不再出門，天也漸漸的暖了，每天我呆坐在窗前，望着健行的照片流淚除非你相信他到延安去了，否則他便已在這世界上消失，我祇能存着這麼一個傻想，希望他有一天突然歸來。

每天都把屋中照原來的樣子收拾好，每天都按照着季候的溫冷把他應用的衣物整理好，每餐我都擬心的多煮些飯，多燒些菜，祇等着那盼望的一天，那怕是個夢也好。

我沒有等着！老天是殘酷的，他瞪着眼看我等了這麼多日，這麼多時日，等得朋友們都變心我得了神經病，可憐誰看見我的心呵！

直到那一天，大勝利的來臨，快樂在每個人的心中跳，我沒有還力量，我知道隱藏在地下

的同志們該跳起來了，久別的兒孫歸來了，敵人

已經屈膝，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可是我滴下淚來。

請原諒我這一點懦弱，我並不是不愛祖國，

難道不許我有點嫉妒嗎？數十里外的同志不辭辛苦的跑來把這快樂的消息告訴我，他說：

「日本投降了，假使健行仍舊健在的話他應該就回來了。」

我向他淒然的搖頭，但這短暫的交談確又種下新的希望。

我重新的打起精神，把家中重新佈置，希望他歸來時獲得一點同勝利相關聯的新鮮和快活。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我同別人都有一個盼望，別人盼望國軍，我則盼望丈夫的歸來，這兩種盼望都令人焦慮，但都不肯死心。

這種難堪的日子要度到那一天為止呢？終於在這天，大門的門環被人急促的敲着我的心隨着門環跳躍，我的手發抖，手心沁出汗來，腳有些軟，我費盡全力奔出門去，門外站着一個衣衫不整枯瘦枯瘦的漢子，滿臉絡腮鬍子，頭上淌着汗，他不安的問我：

「請問這裏可姓史？」

我點點頭。
「那邊這位是史太太？」健行回來了！

我聽見過獵狗嚙人的故事，我望着那躺在牀上殘廢的人，要不是我找到那一點熟悉的記憶，我怎敢相信他就是我的丈夫？

先生，請告訴我，這筆賬怎樣算呢？你可曾聽說勝利後的措施多未能使人滿意？我知道的很少，但我為我的丈夫難過。

請莫為我傷心，我現在強壯起來了，我要盡我的力量把健行調理好，一切還要自己動手去幹。

我們把他抬進來，他呻吟着，躺在床上，滿嘴說着噏語，一只手臂在天空上搖，敲門的朋友為他解開襪子，我看見了有生以來未有的恐怖，他，右邊的胸上沒有了肉了右臂折斷了，一塊一塊的結着疤痕，兩條腿像柴棒，還淌着血！

他伸着那一隻左手在半天空亂搖，大聲的喊：

「狗，狗，……」

那朋友皺着眉告訴我說：

「那裏的狗太殘害了！」

我聽見過獵狗嚙人的故事，我望着那躺在牀上殘廢的人，要不是我找到那一點熟悉的記憶，我怎敢相信他就是我的丈夫？

先生，請告訴我，這筆賬怎樣算呢？你可曾聽說勝利後的措施多未能使人滿意？我知道的很少，但我為我的丈夫難過。

請莫為我傷心，我現在強壯起來了，我要盡我的力量把健行調理好，一切還要自己動手去幹。

宇宙合刊月性

編主沈曉

徐慧裳

元百三售仍

第二期二十日出版

民
衆
的
話

本欄歡迎投稿，舉凡有關政局、經濟、教育、文化、社會、文摘，祇要是真正代表民衆說話，與為民衆呼籲的，均所歡迎，文字勿超過一千字為佳。

寫給內戰的發動者 申 懶

國家是我們大家的國家，我們要生存，我們

要進步，我們要國家強盛以保障我們的生存，進

步，幸願，因此我們需要安定，我們不要也痛恨

再使我們受擾亂受殘害，更反對任何人為了一己

私慾而阻礙建國工程！今天國共雙方，誰先發阻

礙建國的行為，只須檢討以前有關情形，不難

明瞭。

「無岩勒馬未為遲」，先生們，人民不是商

品，趕快殺住你們的槍聲炮聲，好好開誠跟政府

去商量吧！祇要你們有誠心，有道理，政府一定

給你們滿意的。

為自己私慾而摧殘生靈，是不人道的，我們

放第一槍誰放第二槍，我們但願見到的行

滿足我們生存的願望。現在你們的戰爭是為

了民主統一，和平而戰嗎？祇索以民主為口

頭，請從現在起，一切都為人民想想，把好的青

糧，都將出來賣，讓我們選擇罷，人民難堪，他

們知道需要什麼的！不顧一切的先生們，就算中

華民族不是你們的，請開恩，可憐我們已經苦了

，讓我們得到自由需要的吧！

漆業職員的呼聲

王 梅

勝利雖然到來，而物價之上漲實難以忍受，而我們漆業公會同人之痛苦更非局外人所知，這是最多數，最小者紙壹貳百元，最優者二三千元而是寥寥無幾，個人生活難以維持，何能兼顧家小之憂，不得不捨幾行，請先生主持公道，我漆業無團結心良莠不齊，而狡猾店主須要徹底一月後才發薪。所謂給薪是貳粥一飯，除過節外當年食素，店主們八年前以一萬元資金設立店鋪，而現

在已成萬萬之富翁待遇我們如此克薄我們真不堪忍受也。

我們不告發過去

但求懲罰現在 陳 傑

對敵人用寬大的態度，物價步步上昇，工廠遲遲未開，一切的一切我們都可以用最大的忍耐期待，唯對於淪陷時為敵作僥幸以敵詐為看見本領的偽警復活，絕對不能容納分毫，我們大聲向當局聲音祝禱我們不急需告發過去但求懲罰現在，

現將我最近所見的事實敍述之，望貴刊登出去商討吧！祇要你們有誠心，有道理，政府一定以揭民謠。

我友殷報辦於浦東某十字路口，我是經常往彼處閱報的，常見路人忽然將一捲鈔票向吾友殷中一塞曰：「此乃昨日所欠之報錢」我疑而問之，吾友偷偷告訴我：原來我友是受警察委託代為收錢每輛裝貨車子經過此處要向吾友拋下費路錢，否則吹毛求疵，使你受到相當麻煩，這樣偷天換日的欺詐手段，令人能觀察得到嗎？小鬼們確實有錢，財源廣大。

本公司址浦東東昌路吳淞路35弄7號

第一卷 第十期

★卅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

民
衆
的
話

編輯 民眾出版社

社址 南京路永安新廈三樓
通訊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電號 九八三四三 九八三四四

發行者 中國文化書報社
總經售 國際書報社

每週一冊每卷十二冊全年五十二冊

民衆定期刊					
每逢星期四出版	預定 全年 半年	零售	訂購 辦法	冊數	價格
	二二六	五二		一	一〇〇元
		二六〇〇元			埠外另付郵費

中央宣傳部登記證號中
上海特別市黨部備案中